



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



足尖 旋转

长篇小说
南希——著



P I R O U E T T E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足尖旋转/南希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9.4
ISBN 978-7-5559-0760-2

I.①足… II.①南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73256 号

选题策划 陈 静
责任编辑 张 娟
责任校对 梁 晓
书籍设计 吴 月
责任印刷 陈少强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
邮政编码 450018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0.5
字 数 273 000
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2527860

目录

第一部 乌云密布，或是灿烂星光

- 一 那时的阳光,那时的风 / 3
- 二 梦的底片 / 6
- 三 富强粉馒头 / 8
- 四 双人舞 / 13
- 五 内部电影 / 17
- 六 罗密欧之“死” / 21
- 七 在狱中 / 25
- 八 “小天鹅” / 27
- 九 全民学英语 / 31
- 十 天涯觅芳踪 / 34
- 十一 奇异地醒来 / 38
- 十二 地下室的靡靡之音 / 40
- 十三 文艺青年男朋友 / 45
- 十四 舞台上下 / 51
- 十五 逃离 / 55

- 十六 狼爸虎妈 / 61
- 十七 冒牌“舅舅” / 65
- 十八 上帝的手 / 72

第二部 一直飞到你悲伤的心所在的地方

- 一 屋顶芭蕾 / 79
- 二 打电话 / 84
- 三 悬空的舞者 / 88
- 四 恍若隔世 / 91
- 五 幽暗的旅行 / 98
- 六 大篷车 / 103
- 七 “老废物” / 106
- 八 颜色的历程 / 111
- 九 翠西 / 116
- 十 浮桥 / 122
- 十一 偶然 / 126
- 十二 激情之爱 / 132
- 十三 爱一程伤一程 / 137
- 十四 波西米亚楼 / 140
- 十五 亮灯的门廊 / 148
- 十六 不见光的魔鬼训练 / 151
- 十七 好风长吟 / 157
- 十八 多雪的冬天 / 160
- 十九 昼夜之交的黄昏 / 165
- 二十 丁香似雪 / 169
- 二十一 东劳西燕 / 177

二十二 闯入者 / 181

第三部 远方，河水正在流淌

一 一朵玫瑰的距离 / 191

二 丰乳肥臀 / 194

三 灯塔礁酒吧 / 197

四 芭蕾畅想曲 / 205

五 按摩女郎 / 210

六 香薰灯 / 214

七 白夜 / 220

八 蓝血婴孩 / 230

九 金蛇狂舞 / 233

十 邂逅 / 239

十一 一仆二主 / 243

十二 回肠千叠 / 250

十三 吾与谁故 / 253

十四 双雄对决 / 260

十五 阁楼夜话 / 263

十六 骰子人生 / 267

十七 天妒红颜 / 270

十八 火鹤之舞 / 273

十九 雨夜合欢 / 277

二十 如影随形 / 281

二十一 古老玫瑰 / 284

二十二 梦断巴黎 / 288

二十三 无人独舞 / 290

二十四 如梦之梦 / 294

二十五 此情可待 / 304

附 录 在孤独与梦想的困境中前行 / 309

——海外华文女作家南希访谈录 / 陈衡瑾

第一部

乌云密布,或是灿烂星光

想起了当年那一阵忧伤或愤怒，
我再对这一个那一个小孩子看看，
猜是否她当年也有这样的风度——
因为天鹅的女儿也就会承担
每一份涉水飞禽遗传的禀赋——
也有同样颜色的头发和脸蛋，
这么样一想，我的心就狂蹦乱抖，
她活现在我的面前，变一个毛丫头。

——叶芝

一 那时的阳光，那时的风

小米还没出现,杨帅已经感到了她的存在。

他不是用眼。他用心。

在心里他等了太久,久得自己都忘了多少年了。

所以在拥挤的人流中,他一眼就认出了小米。

说好了开车在候机楼门口接小米。出门前,他把胡子刮了又刮,一点青楂儿都不留,又喷了古龙香水。临出门,又退回来洗把脸,把香水味洗掉,又换了一件衬衫,直到一点味道都没有了。慌手慌脚地上了路,遇到堵车,他还是晚了,小米的航班已经到了。

候机楼外车流拥挤,噪音刺耳,他的车被堵在车流里,像大海里一条小船,慢慢地向前划。窗外乱哄哄人来人往。在等候的人群中,他看见了小米。她怯生生地挤在人群里,东张西望,人显得那么瘦小。

杨帅怎么也没想到,他兜了一个大圈子,找遍全世界的这个女人,就这么突然地出现在眼前。在这乱哄哄的纽约机场看到小米,仿佛不那么真切。

她上了车,坐在后座上,朝他只是简单地打了声招呼,似乎他们并不是

多年未见。他透过后视镜,悄悄地望着她;她自顾扭头看着窗外。有个穿制服的人走过来,拍拍他的车窗户,哇啦哇啦地吼,叫他别停留快开走。

在汽车喇叭和出租车调度的电喇叭和各种嘈杂声中,杨帅开始说话了,像念台词一样说着精心准备好的忏悔词。几乎是讨好的声音,说“当年是失手,是醉了,是一个意外”。好不容易把准备了好多年的话,用一分钟就说完了,自己都觉得轻描淡写,不真实到可笑;可她似乎没有在听,有点心不在焉,并没有在意他的话,这很使他没面子。听说她病了,可是这次来的目的,却是为了另一个男人,这更使他失望。可是他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

车出了城,路过一片又一片广阔的草地。一切安静下来,两个人都没说话。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,但是他自己在想着这个女人以前的样子。想起他们当年在一起的情境——20世纪80年代的公园,人迹稀少,不像现在这么多人,那是个雨后晴天。小米以前的样子。那时的她梳着流线型爽适的长发,她圆圆而柔软的耳廓,在阳光下变成透明的粉红色。在紧靠耳垂的底端,有一个小小的黑痣。她喜欢穿戴帽套头绒衫,向两边撇的八字步,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,最先出现的,总是她的背影。大概因为他总是落在她身后,所以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背影。

杨帅忽然停了车,提议下车走走,小米坐了很久的飞机,也很乐意在风中散散步。她穿着剪裁可体的格子大衣,颈子上围着一条蓝色白点的丝巾,她还是那样子,说话时总是定定地注视对方眼睛。幽暗的城市景观和风一起灌进他的眼睛。什么东西让他突然眯了眼。其实风很柔和。这个名城在变旧绽裂,整个城市由此而显得褴褛。

远离了人群,她看上去似乎轻松了许多。她转过脸,甜甜地一笑,启齿之前先定定地看着他的双眼,就像在一泓清池里寻找一条小鱼。这么近地被她看着,这么亲切的笑容。一切都令人感到迷惑。他有点晕眩。“那一定是一场真正的舞蹈表演。”小米字斟句酌地说着,双手插进粗花呢大衣袋里,觑了他一眼,妩媚地一笑。她从衣袋里掏出手握住他的手:“杨帅,我相

信你会帮助他,这是他最后的机会。”

他吃了一惊:“你相信我?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为什么这么绝对?”

“知道,我就是知道。”小米仍然抓住他的手说。

默默地走了一会儿。“这还不容易,我答应你不就行了!”他说。

“你这话——可是真心的?”

“当然是。”

小米停住脚,目不转睛地凝视他,然后她踮起脚,轻轻吻了一下他的鼻子尖。一股暖流穿过他全身,仿佛心脏都停止了跳动。

“谢谢。”小米道。

“谢什么。”

她不无凄凉地笑了一下,说:“那我就放心了啊!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在这个世上,只有你和他是最爱的人,你们又是这么敌对,简直像敌人一样在世上生活,我死了也不会放心的。”

听到她这么讲,杨帅又高兴又难过。难过得想哭。

“可是你们都是好人,你看上去跟别人不同,可是我知道你,是个好人!”

“你们可不可以不再敌对,做好朋友?”

杨帅摇头,她大惊: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不可能!”他合拢嘴唇,继续往前走着。他头脑中思绪纷乱,理不清头绪,便也缄口不语。小米在他身边悄然移动脚步。

“我们俩,都想跟你好,可是你只能选一个。”

“那是不对的。”少顷,她才接着说道。

“怎么不对呢?”他轻声问。

“难道我跟高飞结了婚,跟你就成了敌人吗?”

“你别忘了,为了他,我蹲了监狱,我怎么能变成他的朋友?你忘了他也不会忘的!”

“也不是一生一世都这样。”小米的声音有点干涩,“总有一天要结束的。现在,他正需要你的帮助,说不定你可能助他一臂之力。我们总不能眼盯旧账簿过日子。是吧?”

“也不是一生一世都这样?”他觉得这话说得很奇怪。

“好啦,不说别的了。现在,能帮助他的只有你了!”由于精神仍然集中在回忆上面,他未能及时意识到事实的门已经打开。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现在他一下子明白了,她突然来此,一定是有什么事情。

“不要胡说,我在,你不会有事的!”杨帅吼着,一把搂住她,靠在自己怀里。她双肩绷得很紧。他不知该说什么,察觉自己大概说了不该说的话。再回到车上,他脑子很乱,脚踩油门不断地加速,把车开得飞快。风吹乱了她的头发。路上车辆稀少。最后他们在一个镇子上停了下来,走进了一家旅馆。他握着她的手,手指互相交叉在一起,并放慢了脚步,以便和她的步子协调。他带她走进旅馆的酒吧。一间挺大的屋子,光线阴暗,匆匆打扫后胡乱摆回去的桌子椅子,一股消毒水的气味,却去不掉啤酒、威士忌、雪茄、纸烟和男人的味道。他们在酒吧草草吃了点东西,准确地说,东西没吃几口,酒倒是喝了不少。

在酒精、痛哭、悔恨、原谅、眼泪和爱的复燃,种种情愫催促下,不知不觉,他和小米在旅馆的床上倒在了一起。

二 梦的底片

杨帅把小米拽到面前,搂住,她扭开脸,可能是嫌他嘴巴里带着一股纸

烟的呛味。她开始还推他,慢慢不动了。他把她的手搁在自己脸颊上,又搁在自己嘴唇上,像含着冰糖葫芦,那股清甜一点一滴地淌出来,满嘴甜得直打噎,这时却听见一句丧气的话:“我知道你喜欢我,可是……”

他扫兴地说:“什么都别说,我不想听。”

“你知道我想你多少年了?”他的嘴轻轻咬住她翘起的下巴。

隔着衣服他不敢动,为了不引起那种难堪的反应。他也不敢看她,怕看到那瞳仁深处,那黑漆漆、浓重重的图形,他把灯关掉。

黑暗里,她很安静。根本没有出现他想象的害怕啊,说话啊,做作的笑啊,什么反应都没有。

他开始恼火,不知该怎么办。

于是便使劲地晃身子,压她,磨她。

她一声不吭,像一个耐心的保姆看这个叛逆小男生在恶作剧。

两个人完全不平等。

杨帅换了个姿势,把她的双手抓在手里,用他骄傲的胸脯压着她的胸脯,用下巴上的胡楂子在她脸上磨蹭,用鼻子去顶她的鼻子。她的平静激怒了他。他甚至能感到黑暗中她的笑容。在黑暗中两人对峙了很久,五分钟?也许是十分钟?他几乎觉得是和她在一起睡了一个纯洁的午觉。多么讽刺!他想了这么久的女人——这么多年,在中国的监狱里,在日本的纸皮屋,在加拿大的地下室,在美国的库房,在无望的日子里,想着她的身体他就能起反应。可是,在这个时刻,把她压在身子下面,自己却没有反应,这是怎么回事?什么地方出了毛病?

洞悉彼此的心思。杨帅并不想答应小米的要求。可是一个女人的身体,就这么温温地贴着他,不一会儿他像一滴墨汁滴在宣纸上,慢慢地洇开,整个人就这样洇开,已经不能把握自己了。只想把眼一闭,跟她来个一不做,二不休。明明知道她的心和身子都不是自己的,只剩下一个空壳,明明是违心地做交易。“罢!罢!就是空壳我也要,我要把它剁了,撕了,吃

了！”想到这儿，觉得有些灼热的东西在他体内升腾。淌开的一摊子慢慢聚拢来。密密的汗珠清晰地交融。他喘息着，把她抱起来，使了一下力气。

小米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瞳仁在黑暗里放出光芒。杨帅又想起了二十年前那个雨夜，小米惊恐失措的眼神。他紧绷的肌肉如同断弦的弓，颓然疲软下去。

他站在屋子当中，对小米说：“我会帮你找到导演，看一看高飞的作品。”

小米走了，他立在门口，目送这个他唯一爱着的女人。看着她细细小小地走着，走远，他发誓要等她自愿献身，等一棵许了愿的樱桃树以开花来还愿……

三 富强粉馒头

三个月后，在杨帅的帮助下，高飞终于得以参加舞剧的演出。开演之前，杨帅习惯地站在大幕侧面，等待今天的主角——高飞上场。很多舞者都拥到了侧幕。小米站在他的侧前方，实际上她离高飞更近些。他们后面没有人。他想触碰她，轻轻地装作不经意地碰一下她的胳膊。如果她不避开——他想把一根手指放在她光溜的脖子后面。然而，他什么都没做。

他想到一个相似场面，同样上演舞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二十年前他和高飞、小米，三人都是舞蹈演员。他们对角色太入戏了，一上台马上就进入了世纪大戏中的爱恨恩仇，拔刀相向。大幕落下时，总是会一个人受伤，另一个人死去。

一个人活在世上，总有其依附之物。演员的魅力只在台上，在台下他们就是一般人，面目模糊的个体，因为生命的遗憾太多，俗世的不如意，糊

涂一点的人,一辈子也就过去了。生命也是一台戏吧。可是一上了台,他们就活了,这流传百年的戏剧就像一出精彩的人生,它是精华人生,不像凡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烦恼转折,茫茫的无奈,琐碎的销蚀。剧中那些情情义义、恩恩爱爱、卿卿我我,那些瑰丽华章根本不是人间颜色。

人间,只是卸了妆、抹去了脂粉的脸。

就这两张脸。

小米当年是朱丽叶,跟她演对手戏的,自是演罗密欧的演员了。高飞是罗密欧 A 角,杨帅是罗密欧 B 角。朱丽叶的心只属于罗密欧。罗密欧气尽,朱丽叶岂能独自偷生? 当他服毒命绝,她也活不下去了。但这不过是戏。到底他俩没有死。

怎么说好呢?

咳,她,可是杨帅最爱的女人。真是难以从头细说。

舞剧马上就要开演了。后台熟悉的、混乱的、新鲜的印象跟以前一样,一切的人声、音乐声,嗡嗡的,就像大戏开场前的序曲,乐队在乐池里咿呀响着各种调子,调着弦儿;化了妆的舞者穿梭似的在后台穿来穿去,伴随着尖叫和嚷声;舞美队乒乒乓乓地搬运道具,班头轻声呵斥着“小心!”“慢点!”;灯光师则像猫头鹰一样静静的,戴着耳机,表情严峻地站在高架上,调试着灯光。台下不管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的观众,都正襟危坐,带着期待和迷茫的欢喜,等待着古老的故事开始。

灯暗了。只一线流光,伴着由弱变强的音乐声,大红的帷幕扯起——

他俩第一次见面。

20 世纪 80 年代。一个夏天。每到中午,世界就如同死去一般,一切停滞不动。整个舞蹈学校都在午睡时间,燥热的天气没有一丝凉风。男生宿舍里,窗户上拥着很多人。杨帅此时坐在一间宿舍的窗台上,坐在那窄窄的窗台上,两条腿在半空中晃悠着。男生宿舍学员们正在打赌,有人说:

“谁敢从二楼跳下去,我这富强粉馒头就送给谁。”“我敢!我真的敢。”屋里同室的吵嚷声传到楼道:“这可是你说的啊!说话算数?”

那个以富强粉馒头打赌的,又提高了价码:“你敢从三楼跳下去,我就给你!”

因为说“我敢”的是舞校个子最高的杨帅。

杨帅跑上了三楼,男生心急又心痒地拥着他,跑上三楼。这个岁数的男孩子,刚吃了饭就马上又饿了,加上成天练功,早上练,晚上练,饿得很快。今天食堂做的可不是普通的馒头,而是一年才能吃一次的富强粉白面馒头。可是谁都不敢挑战,别说三楼,就是二楼也不敢,舞蹈演员谁敢拿自己的艺术本钱开玩笑?除了杨帅。

当时的他英俊聪明,身材高挑,才华出众。他虽还没毕业,却被选拔到了国家级剧院,将成为著名舞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的男一号A角,过两天就要去报到了。报纸上是这么评论他的——“杨帅有着高挑的个子、绝佳的身材、帅气的外形,与生俱来的感悟力、爆发力和火一样的激情,裹挟在他扎实的基本功里,显出极大的舞蹈魅力!杨帅的舞姿中投射着舞者的天赋与灵气,鲜明的个性不仅感动了观众,也打动了许多知名编导。十八岁,他主演了舞剧并获得巨大成功。精妙的肢体语言渲染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卷,再次惊动舞蹈界。在他身体的动律节奏中,有种天人合一、人神感应、气贯长虹的舞蹈魅力。”

人们并不知道,八岁从小城镇被选中进了舞蹈学校时,他心里非常自卑。在最初的两年里,对他唯一的吸引是能吃得饱吃得好。多少次他吃着在过去无法想象的美味时总会想:要是父母和兄弟们也能吃上这就好了。但吃饭之外的一切几乎都令他痛苦:陌生的环境、枯燥的生活、远离亲人,还有那几近严酷折磨的训练。唯一的安慰是每天晚上钻进母亲缝制的棉被,闻着残留的家乡气味,忍不住地流泪抽泣。他想念家乡的一切,甚至包

括那拥挤的炕和兄弟们的臭脚丫子味……

他的童年生活平淡无奇,要说有点特别的地方,就是家里兄弟七人,一家齐刷刷七个男孩,因此母亲被人称为最有福气的女人。但他们的生活毫无福气可言,整日里饥肠辘辘。即便如此,由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去,周围的一切都是正常的,包括饿肚子,包括贫穷。只要还没有饿得动不了,就要玩,就能找到欢乐,一群孩子在街上一玩耍,总有玩不完的游戏。生活虽然贫困,家里却有温暖和亲情。一次他想给母亲一个意外的惊喜,自己悄悄地做起饭来,却不小心打碎了一摞六个饭碗。他吓坏了,造成如此重大财产损失,一场狠揍也是免不了的。惊恐之中他求助奶奶,结果奶奶把罪责揽到了自己头上。

此刻他鹤立鸡群地出现在三层的窗户上,对面是女生宿舍。他像即将跳水似的坐在窗台上,宽阔的肩膀上披着闪亮的阳光,两脚挂在窗外。喜欢恶作剧的他,除了馋嘴那个富强粉白面馒头,另一种心理渐渐占了上风——在对面的女生楼上,一扇扇窗户打开了。每一个打开的窗口都有几颗可爱的小脑袋。他很满足。他需要有观众,尤其是只会尖叫的舞校小女生。

但是此时没人尖叫,不是因为紧张得忘了尖叫,实在是不能惊动老师跑到宿舍楼来,那样谁都看不到好戏了。大家鸦雀无声地等着看他出洋相!他也在等着,仿佛人不够多就不够刺激。现在,他就是主角,天生的主角,仿佛在练习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阳台幽会的一场戏。

他踌躇满志地瞥了一眼四周的观众,发现对面楼一个窗口的女孩很特别。她的一双眼睛,特别明亮并且水气汪汪。她身材修长,皮肤白皙,五官精致,嘴角微微有些上翘;她瀑布似的黑发呈现柔润水滑的光泽,显得楚楚动人。她一只手扶着窗户框,正满面愕然地望着他。从她深邃的双眸射出的目光相当犀利,当它询问似的扫过来时,他竟有瞬间自己变小的感觉。

他被一种异样的感觉击中了:两团烈火蹿出掌心,而他的脊椎,灌入